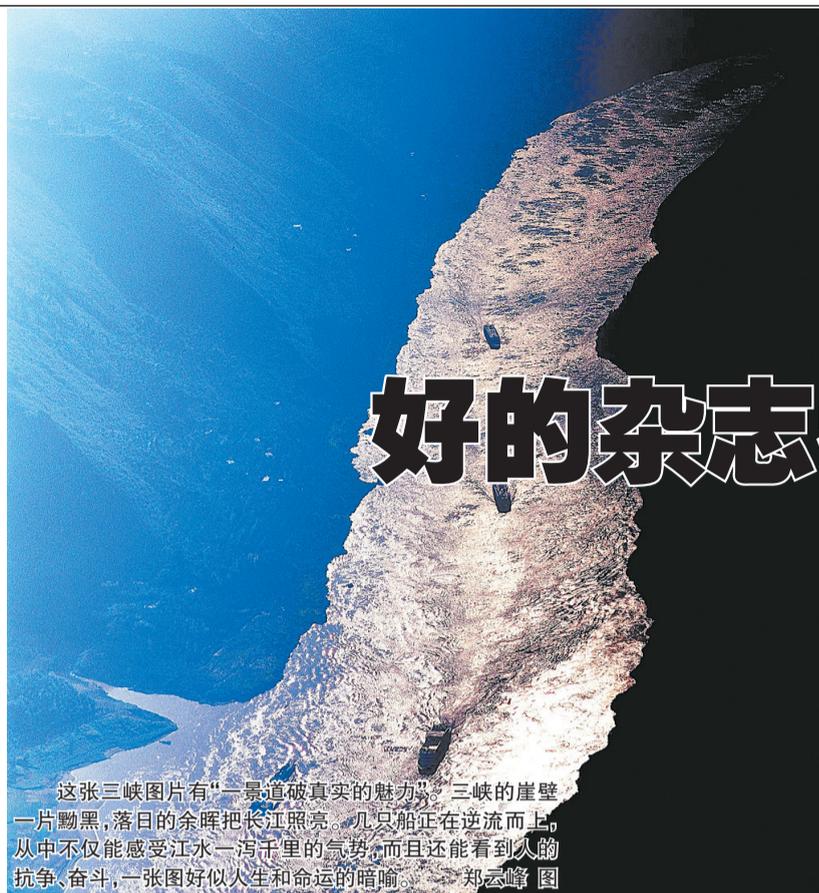


上接C01版

晚报记者  
陈泽来  
实习生  
张何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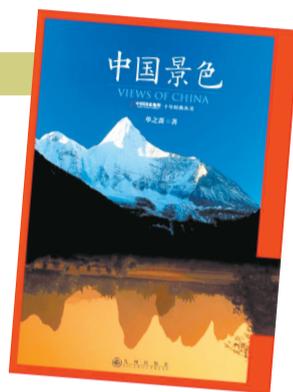
这张三峡图片有“一景道破真实的魅力”。三峡的崖壁一片黝黑，落日的余晖把长江照亮。几只船正在逆流而上，从中不仅能感受江水一泻千里的气势，而且还能看到人的抗争、奋斗，一张图好似人生和命运的暗喻。 郑云峰 图

# 单之蔷： 好的杂志都是策划出来的

## 关于新书《中国景色》

记者：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您在成都为您的新书《中国景色》举行了签名售书的活动，其中您的赠书语“国大笺小”很独特。您想借此赠书语表达什么寓意？

单之蔷：“国大笺小”的确是我的一种感受。中国是如此之大之美，怎么可能是一本小书所能勾画的呢？但是总要有人从宏观框架的角度对中国进行一种宏观的把握和认识。这本书算是试试吧。国大笺小是从哲学的角度看，中国的形象究竟



是什么，不是任何书本所能穷尽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说“国大笺小”。

## 来郑州体验黄河的雄伟和博大

记者：您这么多年行遍祖国的大江南北，在这些旅途中，有没有发生过危险？

单之蔷：危险是经常遇到的，一切都凭命运。

有一次在柴达木盆地，已经深夜一点钟了，一段路好得不得了，我们的车开得飞快，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土堆。刹车已经来不及了，车子重重地撞了上去。原来这是一段新修的路，前面在修一座桥，路到这里中断，改走下面的便道。司机满脸是血，后座的青海师大的教授躺在我身上“哎呀、哎呀”地叫。我幸亏系上了安全带。赶紧截住一辆大卡车，塞给司机500元，去德令哈医院，好在每个人都是轻伤。这段路这段时间总是出事，因为路非常好，诱使司机开得飞快，但是在前面应该戛然而止的地方，没有任何标志。

有一次在黑龙江，路很直很平，我们的摄影师朋友开车，他说了一句“这路真平，像飞机场似的”，就没动静了，一会儿就看到车朝着路边驶去，眼看着就要冲进路下的大沟了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摄影师马洪杰手疾眼快，连推几把方向盘，车才上了正道，原来司机睡着了。这时他才惊醒，吓出一头冷汗。

记者：您去过那么多地方，您印

象中最美的地方是哪里？它美在哪里？

单之蔷：在我的印象中，中国美的地方太多了。自然全美，没有不美的。要说最美的，那只能说加上一些定语，比如规模、体量之大，色彩、线条的和谐等。

我比较喜欢珠峰下绒布冰川中的冰塔林，那里冰清玉洁、琼楼玉宇，好像童话世界；还有天山深处的那拉提草原和赛里木湖，色彩迷人，景色优美，好似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田园。

最近我去了中国的最南端——曾母暗沙，那里的海水湛蓝湛蓝，好像蓝色的丝绒一样；在有珊瑚礁的地方，海水的颜色随着水的深浅变换得更加丰富，有时像翡翠一样绿，有时像菊花一样黄；我戴着潜水镜看到了水下的珊瑚和鱼世界。我们在南沙群岛，看到许多美丽的岛礁，南沙在我的心目中成了中国最美的地方。

记者：您非常喜爱祖国的西部？是什么吸引着您一次次到西部去旅行、探险？

单之蔷：我的确喜欢中国的西部，对西部地区的自然的喜爱超过了东部，经历了西部地区的那些大风、大山水后，再看东部的风景就有一种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感觉。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是平原、谷地、盆地为主，这些地方是生产粮食、谋生存的地方，西部大山和荒野才是有大风景的地方。

记者：您近年到河南旅行过吗？都去过哪些地方？对河南的地理概况有什么印象？

单之蔷：我多次到河南。

河南有山有水，山是太行山，水是黄河水。太行山很是壮丽。我去过辉县一带的太行山大峡谷，走过昆山隧道，还有郭亮村的隧道，见识了太行山的险峻和太行人的意志和品格。

第一次在郑州见到黄河，想不到黄河那样宽，我坐着船到达了一处河中的沙洲，站在上面，很快脚就下陷，我们立刻逃到船上。那次我体验了黄河的雄伟和博大。当然河南的古迹之多，文化之深厚，更是中国的翘楚。

## 一定要说别人没说过话

记者：“看山要看极高山”，这句话其实在生活中也一样富有道理。是什么触发了您提出这个命题的？

单之蔷：“看山要看极高山”这个观点的提出，是因为我不满意我们关于山的欣赏的现状，我们关于山的欣赏不符合中国大地的实际情况。我们传统欣赏的山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，我们的“三山五岳”，我们的黄山、庐山都在东部地区，这些山被当成了中国最美的山，忽略了西部地区无数壮丽的山峰和山脉。

极高山是一个地理学的术语，记得有一次我们搬家，在一个办公室的角落里，我捡到一本书《中国1:100万地貌图说明》，在那里我看到关于中国的山脉怎样用地图表示的复杂性，尤其是各个地区山的划分标准的不一致性。比如在西藏随便一个土包海拔都比泰山高，都是海拔在4000~5000米。在西藏海拔6500米以上才有资格称为极高山，在四川西部4500米以上才能叫极高山，当然还要考虑相对高度。

中国东部地区的山与西部地区的比，太矮了。庐山才1400多米、黄山才1800多米。这在地理学中连高山都算不上，仅是中山而已。只有极高山才能进入冰雪圈，也就是只有极高山在极热的夏季也会白雪皑皑，闪烁着圣洁的光芒。既然中国有这么多极高山、高山，我们为什么不欣赏？当然这是历史造成的，古人没有今天这样的条件进入西部这些极高山地区，我们今天有条件进入了，因此我们对山的欣赏也应该有所推进。

记者：您说过“一个国家，一个地方，一个区域甚至一个景观一定需要自己来解读，外人的解读是要误读的，所以中国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地理杂志。”这话说得真好，这是您主持杂志社工作的目标和动力吗？

单之蔷：一个国家的自然和人文，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最了解。外人的解说，总是隔靴搔痒，说不到点上。因此一个有着世界最丰富自然带、最多样的人文景观的中国一定要有一本自己的地理杂志。这个当然是我工作的动力和自豪所在。

记者：您还说过“一个杂志还刊登约稿信的话，那么证明它还是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，这种约稿是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稿子，好的报道一定是策划出来的。”还说策划是你们的生命。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从来约稿吗？那么策划和选题有什么依据吗？

单之蔷：杂志如果靠来稿生存，那么的确是初级阶段。策划是杂志生存的常态。我们约稿，是在整个策划出来以后，再去组织稿件。就是稿件体现的是编辑部的策划意图，作者和摄影师做的是命题作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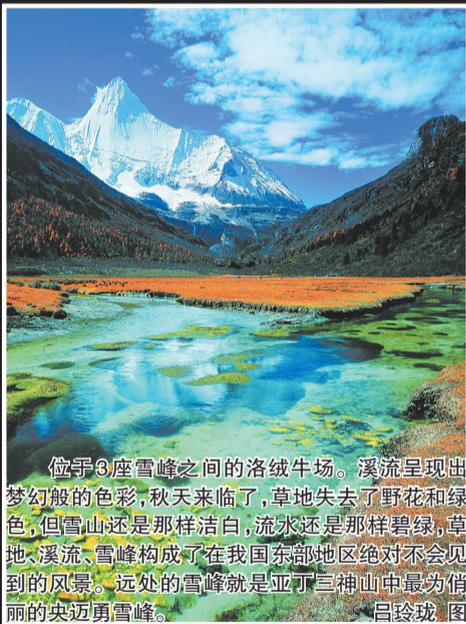
记者：您说您写的卷首语“超越了杂志内容阐释和导读的范围”，那么您写了这么多年卷首语，最大的心得是什么？

单之蔷：我写的卷首语，开始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，后来，越写越成了一回事，每当我提笔写卷首语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想的就是这些喜欢我写的卷首语的读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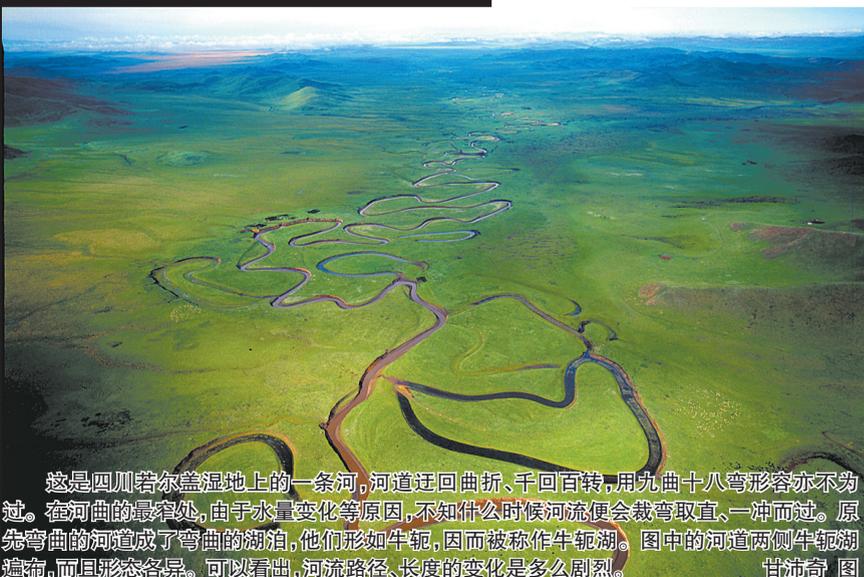
若说写卷首语的感受，我觉得就是对一件事情要投入、要痴情。其实我写的是卷首语还是卷后语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做事的态度和意志，要有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意志。我说的不是文辞的问题，而是一定要写别人没说过话。



在雪山上工作的单之蔷



位于3座雪峰之间的洛绒牛场。溪流呈现出梦幻般的色彩，秋天来临了，草地失去了野花和绿色，但雪山还是那样洁白，流水还是那样碧绿，草地、溪流、雪峰构成了在我国东部地区绝对不会见到的风景。远处的雪峰就是亚丁三神山中最负盛名的央迈勇雪峰。 吕玲瓏 图



这是四川若尔盖湿地上的一条河，河道迂回曲折、千回百转，用九曲十八弯形容亦不为过。在河曲的最窄处，由于水量变化等原因，不知什么时候河流便会截弯取直、一冲而过。原先弯曲的河道成了弯曲的湖泊，他们形如牛犄，因而被称作牛犄湖。图中的河道两侧牛犄湖遍布，而且形态各异。可以看出，河流路径、长度的变化是多么剧烈。 甘沛奇 图